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亚当·斯密通信集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 编
伊恩·辛普森·罗斯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亚当·斯密通信集

[英] 欧内斯特·莫斯纳 编
伊恩·辛普森·罗斯

林国夫 吴良健 译
王翼龙 蔡受百

吴良健 校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当·斯密通信集/(英)欧内斯特·莫斯纳,(英)伊恩·辛普森·罗斯编;林国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经济学)

ISBN 978-7-100-13805-5

I. ①亚… II. ①欧… ②伊… ③林… III. ①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书信集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574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亚当·斯密通信集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 伊恩·辛普森·罗斯 编
林国夫 吴良健 王翼龙 蔡受百 译
吴良健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805-5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62.00元

Edited by Ernest Campbeli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7

本书根据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出版说明

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最早的缔造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斯密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影响;至今还对西方经济学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了解斯密的生平和学说,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斯密的信件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尽力追求的事业和他的主要活动,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位伟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观点和思想、生活、友谊及交往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时部分资料的来源,也可以看到斯密修订《道德情操论》的一些情况,他同休谟等人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以及休谟对他的影响等等。

这本通信集共收录斯密来往信件 304 封。其中包括斯密寄给别人的信件 179 封,别人寄给斯密的信件 125 封。

原书末刊有致斯密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印刷函件及有关



北美问题和海关业务的 4 个附件,中译本从略。

本书前言、第 1—79 号信由蔡受百翻译,第 80—120 号信及第 221—251 号信由林国夫翻译,第 122—191 号信由王翼龙翻译,第 192—220 号及第 252—304 号信由吴良健翻译,其中书内第 89、91、105、194、199、213、218、277 号信为法文信,由胡尧步翻译,第 121 号信由张胜纪补译,“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由胡企林译出。



目 录

前言.....	1
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	7
往来书信一览表	12
往来书信	25
人名译名对照表.....	517



前 言

1965 年,本集主编莫斯纳教授应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委员会邀请,编写一部斯密的传记。莫斯纳认为进行这一工作之前,有必要先编一部斯密的通信集,他说服了委员会主办这个项目,还请了一位助理编辑协助。谈到有关斯密的书信,在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1895 年出版,1965 年再版)和 W. R. 斯科特的《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1937 年版)里,虽然收录了他们各自所知道的一些书信,但斯密的通信全集还从来没有出版过。各种期刊曾陆续刊登一些上述两书所未载的书信。没有出版全集是较令人惊奇的。兹就我们所知的列示如次:

斯密写出的书信(已发表的): 131

(未发表的): 48

(下落不明的): 53

共 232

致斯密的书信(已发表的): 98

(未发表的): 27

(下落不明的): 40

共 165

鉴于以上相当可观的数目,我们决定出版斯密所写的以及别人写



给他的信件,这些通信的内容提供了关于斯密以及他所相识的那些人的重要资料。一些写给斯密书信的残简也已编入表内(编号16,62,211,255,271,279和285)。有些书信我们未能得到全文:日期为1782年9月的220号信(在卡克斯顿的目录中有记载);1783年10月6日写给威廉·斯特拉恩的231号信(1963年10月22日在纽约帕克-伯内特美术陈列馆出售);还有1786年3月14日写给托马斯·卡德尔的257号信(1959年10月27日在索思比出售)。希望这些书信的保有者能够把它们公之于学术界,还希望那些失散的函件,至少其中一部分将来能够找到。

诚然,作为一个通信者,亚当·斯密相当粗心大意、作风拖拉。大卫·休谟在给他的信里曾不客气地说:“我也会像您一样,懒于写信,写短信”(1766年1月90号信);又说:“我同您一样懒于写信,可是终因很想念您,我还是拿起笔写信给您”(1776年2月8日149号信)。另一个知交詹姆斯·赫顿,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地质学者,他老是看到斯密专心研究拉普坦人*的特征,他说,“我对您说了这么一大通空话,只想告诉您,11月业已开始,在新年以前没有什么霜冻的危险:因此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做,您就依照您自己想法慢慢做吧;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您就睡觉和坠入梦境吧,让我知道我应在什么时候再叫醒您”(参阅301号信,未注明日期)。

关于通信集的编辑还有个困难。斯密本人不赞成做这类工

* 拉普坦人(Laputan)指理想主义者。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Swift)所作《格列佛游记》中的居民,尚幻想,不务实际。——译者

作,如他在关于编纂一部休谟书信集建议的问题上写信给威廉·斯特拉恩,明确指出:“许多不宜公开出来的信函就会出版,从而大大伤害那些希望他身后留芳的人们的感情”(1776年12月2日181号信)。斯密既怀有这样的观点,就难怪要关照他的遗嘱执行人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星期里将他的信件付之一炬。

假如说斯密的书信很多已无法弥补地失散,假如说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有一些很简短,但就这里公布信件的范围来说,足以反映其一生尽力追逐的事业和活动。与他掩盖私生活的愿望相反,这里可以引用他自己在《修辞学与纯文学》中的一句话:“人们热烈追寻大人物的一些琐事末节(1月17日星期一)。我们还记得,当人们发现米尔顿鞋上系有鞋带这样一类细节时所表现的那种喜悦心情”(见博斯韦尔《约翰逊传》第19节,注①)。但这里辑录的书信所涉及的主题,许多远远超过“鞋带”的水平,如《道德情操论》的修正(40号信及其附件),以及《国富论》*部分资料来源(115—120号信)。关于个人经历方面,这里初次发表的信件,表明斯密曾对一个学生关怀备至(45—49号信)和解决一个凶杀的神秘事件(97—98号信)。本书附录载有一些致斯密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印刷函件。还有有关北美问题和海关业务的文件。

关于编辑责任分工,莫斯纳教授承担斯密写的书信,另一位编辑则处理别人写给斯密的书信。不幸的是,莫斯纳教授由于疾病缠身,于1971年不得不放弃他所担任的那部分工作,他移交出斯



* 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者

密书信的原件以及注释的基础材料。

这里感谢克拉伦登出版社慨允引用载于 J. Y. T. 格雷格编的《大卫·休谟书信集》(1932 年版, 1969 年再版)和雷蒙德·克利班斯基与欧内斯特·C. 莫斯纳编的《新发现的大卫·休谟书信》(1954 年版, 1969 年再版)内的休谟致斯密一些书信的注释。同样感谢格拉斯哥大学慨允引用 W. R. 斯科特的《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格拉斯哥大学出版社 1937 年版)内斯密信件的一些注释; 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慨允从托马斯·W. 科普兰等编的《伯克通信集》内的伯克——斯密书信的一些注释中摘取一些事实和证明。

不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难免有误, 这应由那位助编负责; 莫斯纳教授在担任这一编辑任务时, 不仅一丝不苟地制定了编辑方针, 而且在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时, 既富有耐心, 又技术娴熟, 这使他备受敬佩。

编辑采取的体例, 要求每封信编号, 并按发函年月顺序排列, 但 297 号及其后各函属于例外, 因原函年月未曾考查确实, 系出于推断或臆测。每一书信的编号后面, 只要能查明, 则列入简单地址以及手稿或印刷信件的来源, 每封书信的出处和日期均列入正文的右上角, 以正常方式表明地点和年、月、日。出于编者推断的部分均以方括号标明, 省略点是以前编者的删节, 中空的六角括号表明原稿被撕掉或损坏。

至于编辑规则, 原来的拼法、标点和大写字母一概保留, 除了为与现代习惯用法相一致, 大写字母用于结束句子的句点之后外, 只在极少数情况下, 作者没有遵守这个规范。符号和缩略词,



除签名的缩略词外,大大扩充了。除了现代习惯所要求的把浊音符改为正常的“l”符号,如“Abbé”外,信中原有法文上的重音符会依旧保留。所有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已由约翰逊博士提出,他不理解斯密,但对斯密喜爱韵文极为赞成,他说:“先生,一个作家的语言是他的素质的一个特殊部分,也是他写作年代的特征。此外,先生,当语言有了变化时,我们没有把握说观念依旧未变”(博斯韦尔《约翰逊传》,第4卷,第315页)。

末了,凡给予我们帮助的单位及个人,我们将列举其名,这是件使我们深感愉快的事。得克萨斯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1069年、1970年)以及加拿大委员会(1969年)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支持。这些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国立图书馆以及苏格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予我们莫大的帮助。国王关税和货物税局图书馆长爱德华·卡森先生、爱丁堡大学图书馆C. P. 芬利森先生、牛津彭布罗克学院的J. D. 弗利曼博士、格拉斯哥大学的伊迪丝·黑登-格斯特女士、苏格兰国立图书馆T. I. 雷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已故的雅各布·瓦伊纳教授等等,由于以上各位的指点,一些非常重要的手稿和印刷资料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本书刊列的书信和注释经伦敦帝国学院D. D. 拉斐尔教授和亚当·斯密委员会博识而干练的秘书安德鲁·S. 斯金纳先生仔细审阅,大大提高了此书内容的准确性和明晰度。

当编者于1965年初次从事寻访斯密的书信时,莫伊拉·麦基哈协助我们驱车走遍苏格兰。温哥华的安东尼·格林库斯先生于1971年是这一研究计划的助理,惠转兰学院的戴维·史蒂文斯教授拟制了本书的第二个附录,马格达·奇奇尼·波维特夫人于



1973 年在研究工作方面作出了帮助,温哥华的简·道格拉斯用打字机打出了本书文稿,还有卡多琳·莫斯纳夫人,她性情和顺而又妙语如珠,同人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感到懊丧时,她往往从旁一言便可消除,这就对工作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对于这几位,我们谨致以热忱的感谢。

伊·辛·罗斯

1974年7月于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



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

1720年 老亚当·斯密先生与斯特拉森里的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结婚。

1723年 1月25日左右,老亚当·斯密先生去世;6月5日,亚当·斯密在柯科迪受洗礼。

1732年左右—1737年 在柯科迪市立学校读书。

1737—1740年 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受教于弗朗西斯·哈奇森;获文学硕士学位。

1740—1746年 作为享受斯内尔奖学金的学生(每年40英镑),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读书;1740年7月7日注册入学;1742年11月2日被提名享受沃纳奖学金(每年8英镑5先令);在假期访问阿德伯里,阿盖尔第二代公爵寓所;1746年8月15日左右离巴利奥尔学院;1749年2月4日放弃斯内尔奖学金。

1746—1748年 在柯科迪与其母共同生活。

1748—1751年 在凯姆斯的亨利·霍姆、达尼基阿的詹姆斯·奥斯瓦德和格伦多克的罗伯特·克雷吉的赞助下,在爱丁堡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

1751年 1月9日,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月16日就职,随即返回爱丁堡完成讲授的课程;10月起在格拉斯哥大



学讲逻辑学、法学和政治学。

1752年 4月22日,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成为格拉斯哥文学协会会员和爱丁堡哲学学会会员。

1754年 择优学会会员,爱丁堡。

1755年 在格拉斯哥市长安德鲁·科克伦创立的俱乐部作有关经济思想的演讲。

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如下论文:《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第1期,1755年1月);《致〈爱丁堡评论〉创刊人的一封信》(第2期,1755年7月)。

1758年 任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财务主管,任职到1760年。

1759年 访问因弗雷里·阿盖尔(第三代)公爵阿奇博尔德寓所。

《道德情操论》初版问世。

1760年 被选为(人文)学科学监,任职到1763年;由于健康原因,夏季去英格兰作短途旅行;在海威科姆访问谢尔本勋爵寓所。

1761年 任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任职到1763年;8月下旬—10月初,在伦敦处理大学事务。

发表《论语言的形成与语言的特征》,载《语文杂录》第1卷(1761年),第440—479页。

《道德情操论》第2版出版。

1762年 5月3日,获格拉斯哥市荣誉市民称号;10月21日,获格拉斯哥大学法学博士称号。

1763年 11月8日,通知学校当局将辞去教职;1764年2月

